

石頭記
古鈔本
索編

(清)曹雪芹 撰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張開模藏戚蓼生序本
石頭記

上

記《古鈔本彙編

目雪芹撰

張開模藏戚蓼生序本石頭

■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張開模藏戚蓼生序本石頭記(全三冊)/(清)曹雪芹撰.—北京:國家圖書館出版社, 2014.4

(石頭記古鈔本彙編)

ISBN 978-7-5013-5319-4

I. ①張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章回小說—中國—清代 IV. ①I242.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014415 號

責任編輯 郭又陵 于浩 林榮

封面設計 王燕來

ISBN 978-7-5013-5319-4



書名 張開模藏戚蓼生序本石頭記(全三冊)

著者 (清)曹雪芹 撰

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(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

文津街七號)(原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)

發行 010-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

66121706(傳真)*66126156(門市部)

E-mail btsfxb@nlc.gov.cn (郵購)

Website www.nlcpress.com → 投稿中心

經銷 新華書店

印裝 北京華藝齋古籍印務有限公司

開本 850×1168(毫米) 1/32

印張 55

版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書號 ISBN 978-7-5013-5319-4

定價 900.00 圓

石頭記古鈔本彙編

刀
吳
肅
題



《張開模藏戚蓼生序本石頭記》原書尺寸 14.3 釐米 ×
26.0 釐米，版心尺寸 12.3 釐米 × 18.8 釐米。

《石頭記》古鈔本彙編序

馮其庸

一九一一年，《石頭記》古鈔本戚蓼生序本由上海有正書局石印出版，這是《石頭記》古鈔本最早問世的一種。但當時研究《紅樓夢》的人似乎對戚序本的問世，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。祇有魯迅先生在一九二〇年撰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的時候，引文全用戚本的文字，而不用當時最流行的程偉元、高鶚以木活字排印的《紅樓夢》的文字，可見魯迅先生已經注意到《石頭記》古鈔本的重要價值。但魯迅先生的獨具隻眼，並未引起當時《紅樓夢》研究者的注意，學術界對戚本的反應也不大。相反，胡適在一九二一年撰寫《〈紅樓夢〉考證》（改定稿）時，還說『程本所改的似勝於戚本』，

『故程本一出即成爲定本，其餘各鈔本多被淘汰了』^{〔一〕}。

一九二七年，胡適意外地買到了《石頭記》甲戌本，到一九二八年二月胡適寫出《考證〈紅樓夢〉的新材料》。他在這篇文章裏說：『我們現在可以承認脂本是《紅樓夢》的最古本，是一部最近於原稿的本子。』

從這篇文章開始，《紅樓夢》的古鈔本脂硯齋評本纔開始引起研究者的重視。到一九三三年一月，胡適又寫出《跋乾隆庚辰本〈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〉鈔本》，指出『此本的底本出於戚本之前，除甲戌本外，此本在今日可算最古本了』^{〔二〕}。由於胡適連續兩次高度評價兩部《石頭記》古鈔本，於是人們纔知道在戚本和程本之外，還有《石頭記》的更古的原始鈔本在。從那時起，直到現在，《石頭記》（有的稱《紅樓夢》）的古鈔本不斷有所發現。現將先後發現的這些古鈔本列舉如下：

一、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。（簡稱《甲戌本》，一九二七年發現，殘存十六回。一

九四九年胡適帶到臺灣，後存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，今已爲上海博物館收藏。）

二、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。（簡稱《己卯本》，原爲董康所藏，後歸陶洙，存三十八回。一九七五年，中國國家博物館發現三回又兩個半回的殘本，合計共存四十一回又兩個半回。後來陶洙又抄配了一部分，今藏國家圖書館。）

三、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。（簡稱《庚辰本》，八十回，其中六十四、六十七兩回是早期抄配。原爲徐星署所藏，後歸燕京大學圖書館，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。）

四、《戚蓼生序石頭記》。（簡稱《有正本》，八十回，一九一一年上海有正書局石印。近來發現《有正本》的原底本，存前四十回，藏上海圖書館。）

五、《戚蓼生序石頭記》。（簡稱《南圖本》，八十回，藏南京圖書館。）

六、蒙古王府本《石頭記》。（簡稱《蒙府本》，原八十回，抄配成一百二十回。一九六〇年發現，藏國家圖書館。）

七、夢覺主人序《紅樓夢》。（簡稱《甲辰本》，八十回，一九五三年發現於山西，現藏國家圖書館。）

八、楊繼振藏本《紅樓夢》。（簡稱《楊藏本》，一百二十回。原題《紅樓夢稿本》，因此稱^稿不確，而此書原爲楊繼振藏，故用今稱。一九五九年發現，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。）

九、舒元煒序《紅樓夢》。（簡稱《舒序本》，殘存四十回，吳曉鈴原藏，今藏首都圖書館。朱南銑有影鈔本，藏國家圖書館。）

十、鄭振鐸藏《紅樓夢》。（簡稱《鄭藏本》，存二十三、二十四兩回，鄭振鐸原藏，現藏國家圖書館。）

十一、俄藏本《石頭記》。（簡稱《俄藏本》，八十回，缺五、六兩回，實存七十八回，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。一九八四年中蘇兩國達成聯合出版協議，由中華書局於一九八六年出版。）

十二、卞藏本《紅樓夢》。（簡稱《卞藏本》，存前十回及三十三至八十回目錄。二〇〇六年在上海發現，原由劉文介藏，現歸卞亦文收藏。）

此外，尚有揚州靖應鵬藏本《石頭記》，可惜出而復失。故現在實際存在的就是以上十二種。

以上十二種《石頭記》（《紅樓夢》）鈔本，均分藏各處，有的在私人手裏，有的在國外（如《俄藏本》），有的則分藏在各處的圖書館裏，甚至還有同一部書分藏在兩個圖書館的，讀者取閱極為不便。何況《石頭記》（《紅樓夢》）是我們國家的文化瑰寶，萬一再碰到一些意外，造成不可挽救的損失，那問題就更大了，揚州靖應鵬藏本的出而復失就是一個現實的教訓^{〔三〕}。爲了保護國寶，也爲了讀者取閱研究方便，故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發起，擬將以上各本依原樣彙編影印，經報新聞出版總署後，已將此項計劃列入國家『十一五』重點圖書出版規劃。

此次彙編原則，祇依原樣彙編影印原書，有關研究文字概不彙入。原本中有的已經前人將該書某些殘缺補抄，爲使讀者看到各書的今貌，所有前人的補抄，一概依原樣收入，不加剔除。本編對以上各本也不作評價，因此項任務，是今後專家們長期研

究的事情，本編祇提供各鈔本的真貌。

各本的序次，有紀年的如甲戌、己卯、庚辰等本，則各依年份序次，其中已無法考定具體年份的，祇好適當編次，故各本的序次，並不代表其重要性的程度。

總之，此《〈石頭記〉古鈔本彙編》，其任務就是真實客觀地影印原本，不附任何主觀意見，敬請讀者鑒察。

注釋：

〔一〕 見《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》一百十二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八年版。

〔二〕 同前注一百九十九頁。

〔三〕 靖本問世後，未曾影印，故失落後便成消失，無法挽救。

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八日夜十二時

前言

任曉輝

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一二年是我國社會清末民初新舊交替的分界點。恰在此時，上海有正書局用當時先進的照相技術，石印出版了戚蓼生作序的《石頭記》鈔本（下稱《有正本》）。一九一一年出版了前部四十回，一函十冊，次年出版了後部四十回，也是一函十冊。這是《石頭記》傳播史上第一次影印出版鈔本。

由此上溯一百二十年，即清乾隆五十六年辛亥（一七九一），首個《石頭記》活字排印本問世。自那時起，這部優秀的古典文學巔峰之作，一直是以一百二十回本的形式流傳。通過研究相關資料，我們可以確定首個活字排印本的底本一定是鈔本。在曹雪芹辭世前後大約三十年間，《石頭記》是以鈔本的形式流傳並聞名於世，祇是隨着

活字本、刻本的廣泛、迅速地出現，纔取代了鈔本，以致經年日久，鈔本逐漸淡出了閱讀者的視野。《有正本》的出版，再次引起了《石頭記》研究者和愛好者對鈔本的關注。隨着時間的推進和越來越多的鈔本不斷被發現，《石頭記》的研究出現了嶄新的局面。有正書局石印《石頭記》鈔本的舉措，站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來看，無疑開創了《石頭記》閱讀與研究的新紀元。

有正書局據以石印的底本，前函十冊現藏上海圖書館，祇得原書半數。藏書簽條

標示：

書名：石頭記

冊數：10

登錄號：860396—405

筆者於二〇一二年九月陪同馮其庸先生到館查閱了此書，發現此書的十冊綫裝書用黃色的牛皮紙包裹，外以舊白綫繩捆扎，並無傳統中式的外函套，由此可以判斷這部書近些年沒有重裝過。

活字本、刻本的廣泛、迅速地出現，纔取代了鈔本，以致經年日久，鈔本逐漸淡出了閱讀者的視野。《有正本》的出版，再次引起了《石頭記》研究者和愛好者對鈔本的關注。隨着時間的推進和越來越多的鈔本不斷被發現，《石頭記》的研究出現了嶄新的局面。有正書局石印《石頭記》鈔本的舉措，站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來看，無疑開創了《石頭記》閱讀與研究的新紀元。

有正書局據以石印的底本，前函十冊現藏上海圖書館，祇得原書半數。藏書簽條標示：

書名：石頭記

冊數：10

登錄號：860396—405

筆者於二〇一二年九月陪同馮其庸先生到館查閱了此書，發現此書的十冊綫裝書用黃色的牛皮紙包裹，外以舊白綫繩捆扎，並無傳統中式的外函套，由此可以判斷這部書近些年沒有重裝過。

這部難得一見的《石頭記》鈔本，歷經坎坷。初以爲燬於火，這一觀點最早見於俞平伯先生一九五四年一至四月爲香港《大公報》撰寫的《讀〈紅樓夢〉隨筆》，在連載的第三十七則上寫道：『這有正底本（《戚序本》）早已在上海時報社燒掉了。』這條記載被一九五八年出版的《紅樓夢書錄》和其後學者的文章所引用。直到一九七五年冬，上海古籍書店在清理倉庫時發現了這部前十冊的《石頭記》，經魏紹昌先生檢核，確定此書即是《有正本》前部四十回付印的底本（學界沿稱其爲《戚滬本》），至此燬於火的傳聞纔告終止。魏先生撰寫了《新發現的有正本〈紅樓夢〉底本概述》一文，發表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資料室編的《紅樓夢版本論叢》上，此文後經作者改爲《新發現的有正本〈紅樓夢〉底本淺說》，發表在一九七九年第二期《紅樓夢學刊》上。魏先生的文章釐清了許多與《有正本》印製有關的問題，如印製時的底本、底本的重現、底本上的鈐章、底本的原藏主人，以及有正書局對底本的貼改、狄平子增加的眉批、燬於火傳聞的不實等。

但自魏先生介紹以後，這部僅存十冊四十回的《石頭記》鈔本又沉寂了近四十年，

甚至前些年蹤跡全無，再無任何消息傳出，紅學界或以爲此鈔本再度迷失。幸得上海紅學界同仁的努力，於二〇一二年二月在上海圖書館找到了此書，並且確定早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上海圖書館就已經購藏了此書，至此這部珍貴的鈔本又重回公衆視野。上海《紅樓夢研究輯刊》編輯部的專家集體詳細檢核了此書，並在二〇一二年六月出版的《紅樓夢研究輯刊》第四輯上連續發表三篇文章——《上圖藏戚蓼生序〈石頭記〉鈔本重檢概況》（《紅樓夢研究輯刊》編輯部）、《重檢上圖藏戚蓼生序〈石頭記〉鈔本的幾點體會》（蕭鳳芝）、《上圖藏戚蓼生序〈石頭記〉鈔本蟲蛀情況分析》（董義德），這三篇鴻文全面報告了《戚滬本》的重現經過和現時狀態，對本子上貼改、挖改的情形作了重新認定和專業釋讀，對鈔本蟲蛀情況的發生、發展給出了前後辨析意見，並將此本與其他相關版本（《有正本》《南圖本》《蒙府本》等）進行了比對定位，對重新認識、瞭解這部鈔本提供了進一步的即時資料。

根據以上專家學者的報告，我們知道：

《戚滬本》是《有正本》的付印底本。一九一一年上海有正書局據《戚滬本》照

相石印，出版了《有正本》，《戚滄本》上的挖改、貼改文字，《有正本》全部繼承。貼改部分，據魏紹昌先生統計『僅二十處三十二個字』，或爲有正書局付印前所爲；《紅樓夢研究輯刊》編輯部統計有四十五處六十三個字，認爲更大的可能係原抄藏主人的貼改。挖改部分，魏先生認爲有八十來個字，而《紅樓夢研究輯刊》編輯部的核驗結果是有一百四十處，字數當然遠不止八十來個，挖改的文字因與全書抄寫一致，一般認爲是原書抄就後的校正。這兩次統計，時間相隔較長，魏先生統計在先，或當時就有遺漏，或鈔本近三四十年又發生了某些變化，故此報告的數量略少；《紅樓夢研究輯刊》編輯部統計在後，雖然仍難免也還有遺漏，但已經是在現時條件下盡了最大的努力，自然收穫較多。遠在俄羅斯聖彼得堡的俄藏鈔本《石頭記》，筆者本人目驗過，該鈔本也存在大量與原書抄寫筆跡一致的貼改、挖改修正痕跡。這一點，李福清、孟列夫兩位先生當年介紹該鈔本時就曾一一羅列過^(二)，後來梁歸智和崔溶澈又專門核對報告過，對李、孟兩先生的結論多有修正^(三)。其實，這些本子的共同特點是年代久遠，傳承模糊，如果沒有其他材料的支撐，單純靠目驗，很難斷定貼改、挖改是何人